



人在旅途

徒步铁匠山

□张子留

经过两天的休整,身上的疲惫和酸痛几乎一扫而净,再来回味假期皖南铁匠山的徒步之旅,瀑布与乱石齐飞,快乐与挑战并存,是一场超乎寻常的治愈之旅。

铁匠山,地处安徽宁国,系天目山余脉,最高海拔1288米,以高山草甸和冲天瀑布吸引游客,传说因明朝时期官府召集铁匠在此炼铁铸剑而得名,素有“小武功山”之称。

徒步之前,以为区区1000多米的海拔完全可以轻松应对,连攻略都没有做,便相约好友跟随黑马户外贸然进发。

从山脚下的缓坡慢慢上行相对轻松,进入狭窄得几乎不成其为道的羊肠小道便领略行路之艰难。山石嶙峋,湿滑曲折,亦步亦趋。有的罕有人至的山石上长满苔藓,厚如绿毯,有一位青葱少年勇猛无畏攀爬苔石,终因太滑而在众人的惊叫声中退下阵来。或粗或细的瀑布飞泻而下,如万马奔腾,如虎啸龙吟,如众鸟欢鸣,如珠落玉盘,一路给艰难跋涉的行程演奏着交响乐章。很想坐到水中大石上歇歇,玩玩水,但因怕滑只好多望几眼流连而过。如此山高水险,手脚并用,或拄杖助力而行,或丢杖抓藤攀援,或相互拉扯扶持,几经波折,终于到达最高山峰。

转过山顶,翻过树木丛林,一幅梦幻的美丽景象便呈现在眼前。墨蓝色的天空、洁白的云朵、亮金色的云边、连绵起伏的山冈、绿茵茵的草甸……远山含黛如烟层峦叠翠,近峰古木翳天枝柯交缠,如同笔下的深邃画卷,神秘而浩瀚,静默而磅礴,时空仿佛已经停滞不动,自己像闯入神圣殿堂的不速之客,不敢粗气呼吸或高声语,恐惊天上人。看着这天堂般的美景,顿感所有的艰难和付出都是值得的,跋山涉水只为奔赴这天堂之境,清排胸中之块垒浊气。

继续前行,进入芦苇荡,心底受到猝不及防的撞击,不知所以。对芦苇总有一种偏执的爱,觉得秋风中摇曳的芦花之美甚至胜过烂漫春花。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”。秋风轻拂,芦花轻摇,行走在芦花丛中,似被温柔了岁月惊艳了时光。一眼望不到头的芦花峥嵘茂密,随风起伏,连天接陌,有的如盛开的花,有的如召唤的手,有的如低垂的穗……谁能抵得住这样朴素、安静的美!

在芦苇中或有亮黄的小野花,有紫色的串串草,有白茸茸的蒲公英,有亮晶晶的红豆,有珍珠样的小蓝果,有“绒尾长茎风里摇”的狗尾草,有小蜜蜂一心一意地在花朵上采蜜,不为行人惊扰。

上山下山,如此反复,沿着远观如苍龙盘旋似的山脊线,翻过几个山头便下山,好似从九重天返回凡尘,又回到车来车往的烟火人间徒步。

徒步铁匠山,内心深深领悟:不轻视每一座山,不藐视每一条河,对大自然要怀朝圣之情。

此次和一班同学好友,远离尘嚣,拥抱山川,在山水相依间一起找寻内心的宁静与升华。经年以后,唯愿我们纵马踏花向前,归来仍是少年!

湿地走笔

它们仿佛都被这温柔的秋光涤荡而去,只剩下河水一般的澄明与安然。

秋游蟒蛇河

□陈宝林

八天长假如一卷缓缓铺展的宣纸,静待我们落笔成诗。晨光熹微中,家人提议:“去蟒蛇河走走吧,听说秋色正醉人。”于是我们欣然启程,赴一场与秋天的约会。

盐城的蟒蛇河,流淌着古老的传说。作为盐城的知名河流,蟒蛇河以独有的温柔环抱着这片土地。河岸那条五十余公里的柏油路,既为马拉松与自行车赛事提供便利,如今成了我们漫步寻幽的理想路径。它依河蜿蜒,穿林而过,起伏有致,宛若游龙。走在其上,脚步不由得放慢,仿佛路也有呼吸,正引领我们聆听大地的脉动。

秋阳在此展露最温柔的模样。不似夏日热烈,而是倾情铺洒,如一位从容的画师,以细腻笔触为万物镀上暖光。前几日的秋雨让河水涨了些也更显清澈与宽阔,此刻被阳光点化成流动的锦缎。河面泛着细碎金鳞,微风拂过,光斑便跳跃追逐,荡漾至天际,令人忍不住眯眼,生怕美从睫毛的缝隙溜走。

岸边的芦苇最懂秋意。它们成群而立,芦花飞舞。那花在光中呈半透明状,绒绒的,似被光洗过的云絮,又如老师傅刚吹出的糖人,透着一抹轻甜的遐想。风是最好的梳子,一遍遍梳理,便有银絮悠悠离去,在空中打转,最终飘落水面——这是一场不愿停歇的、温柔的雪。

越过粼粼波光,对岸的树林正举办一场色彩的盛宴。枫香点染星火般的红,乌桕挂满细碎的银,银杏则毫无保留地铺开整片金箔。紫的、黄的、橙的,各色野菊正在怒放。这些颜色一齐撒进河里,与水的清澈交织、晃动,融成流光溢彩的梦境。偶有白鹭如灵动的注脚,“忒儿”一声惊起,翅尖掠过水面,牵起一串晶莹,又安然落向远处的河心岛。

那些河心岛,像大自然信手撒下的翡翠。野蓼开着细花,远望如一片淡粉的薄雾,宛若少女颊上偶然浮起的红晕。正凝神间,一叶小舟悠悠驶入视野,缓缓绕岛而行。几只水鸟追随其后,时而低飞,时而盘旋,仿佛与舟中人进行一场静谧的对话。

近岸处,垂柳已见疏落,枝条仍优雅地在水面画着淡淡的圆。正看得出神,忽闻“嘭”的一声,一尾大鱼跃出水面,在空中完成一记漂亮的翻腾,又“扑通”钻回水中,只留下圈圈涟漪。

蟒蛇河上的桥,在秋光中各展风姿。如玉带牵连两岸,若彩虹飞跨河上,造型现代、色彩明快,缀以文化小品,真正成就“一桥一景,千水千影”。它们不仅是通途,更是河上的艺术,静默见证着岁月的流淌与盐都人闪耀的智慧。

我们沿河而行,也步入深厚的人文图景。在三胡故里,追寻胡乔木的少年足迹;在学富镇的草房子,沉浸于曹文轩笔下的文学世界。历史上朱升、陈琳等文人墨客,皆曾在此留下生活的印记,使这条河不仅流淌着清水,更绵延着文脉。

蟒蛇河的丰饶同样令人心动。大纵湖的清水大闸蟹,青背白肚,黄满膏肥,名誉四方;两岸稻田在秋阳下翻涌着金色的波浪;池塘里的莲藕洁白饱满。这片土地以最朴实的方式,诉说秋收的欢愉。

蟒蛇河曾是盐城的交通要道。往昔,人们在此运盐、运粮,往来不绝。在我脑海深处,依稀还记得姑父在河边拉纤和父亲在河中舀泥的身影。

拣一处干净的草坡坐下,任身体沉浸于暖光之中。这秋阳是有重量的,沉甸甸地拢着人,却不令人慵懒,只觉从外到内的妥帖与安宁。这一刻,我的心中是满的,又是空的。满的是光、是色、是影;空的是那些盘踞日子的琐碎纷扰。它们仿佛都被这温柔的秋光涤荡而去,只剩下河水一般的澄明与安然。

边走边想

做一回观潮客

□仇育富

直到退休才得以从容地背上行囊到各地旅游。国庆期间女儿和外孙都放假,便计划出游,到浙江盐官观潮。和各地一样,盐官古镇也借助钱塘潮这一自然奇观,以“潮乐之城”为新名片,汇聚更为浓厚的文旅活力。

常听人说,不让钱塘大潮湿一回身、目睹一回大潮拍岸的震撼场景,是憾事也。这句极其诱惑的台词吸引着我们前往。

10月6日,正是农历中秋佳节,这天上午10点,我们一行3人来到了盐官观潮公园。此时游客正从四面八方往里涌来,气温已升高至37摄氏度,江边没有一丝风。我从东向西找适合观赏的地方,6座观潮台都已客满,江边的台阶上也已坐满了人,沿江的栏杆处更是连一点空间都没有。

时间尚早,我们便找了个背阳处先躲一会儿太阳。但我还是坐不住,便独自东奔西走,寻找适合的观潮点。见一警官,便与他交谈起来:“盐官观潮点究竟有多长,能容多少人观潮?”

警官回答:“盐官观潮胜地公园全长1360米,可聚集数万人观潮,今天是最佳观潮日,11点40分会准时来潮,你最好提前占位,估计今天观潮的人数要达到五六万人,为保证安全,到时肯定得限流,等一会儿我们要清场,你赶紧去找位置,要不然就白来一趟了。”

此时的人潮早就盖过了钱塘潮。我往东看,东为首,早已被人占满,再往西看,好像那边的人少些。西边形成一处大湾,我想,钱塘潮会不会在弯处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?这么一想,我回头叫上女儿:“我们到西边去,那里有弯潮,会更加壮观,人也不算太多。”

走了几百米,过了六号观潮台,这里人果真不算多。我们占好位置,撑起伞,让外孙坐在地上,我拿出望远镜调试,估计能看到千米处的江面。

烈日下,我们终于熬到了11点38分,根据预报的时间还剩2分钟,望远镜中出现了一条白线,定神一看,潮来了。我赶紧将望远镜递给女儿和外孙看,并说:“潮来了,快看那一条白线,再过两分钟就应该到我们面前了。”

身边的游客也惊叫起来:“来了,来了,一线潮。”今天这潮汛不算大,但据说千米的路程也只需2分钟就能抵达。

人群开始躁动起来,不知何时我们四周也已形成了人山,惊呼声越来越大。我拿起望远镜由远及近靠在江边护栏上追着潮头看,潮前方有两艘快艇,好像在前面引导大潮前行,与潮头保持五六米的距离。一穿着救生衣的年轻人站立在船上举着摄像机拍着潮头。空中有一架直升机也不紧不慢地跟着潮头,那是央视正在现场拍摄。

我始终拿着望远镜观看,转眼间潮头便来到了眼前,后浪推着前浪,潮头是白浪在翻滚,高度不足一米,一个劲地往前冲。

等了两三个小时,几近中暑,总算如愿看到了这个奇观,枉来了一趟。

潮还在继续向前冲,身后留下了几万看客,一个个还意犹未尽,期待着回头潮。我们三步一回头地也在期待着,江水在潮的带动下继续逆流而上……

此情此景,令人震撼。我们在现场也做了一回观潮客。

